

蔡文春,杨德刚. 基于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的县域产城融合发展路径——以四川省苍溪县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2018,46(13):328-331,339.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8.13.076

# 基于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的县域产城融合发展路径 ——以四川省苍溪县为例

蔡文春<sup>1</sup>, 杨德刚<sup>2</sup>

(1.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广元 628017; 2.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分析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的县域产城融合的内涵和路径,认为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先导区域,基于农业的多组合性、多元性、功能多样性,须以科技、信息要素为主导,逐渐突破其自身边界束缚,纵向上引领农业内部及农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之间不断交叉融合,空间上与中小城镇、美丽乡村横向联动,从而形成经济、社会文化共同繁荣,生态和谐共生的良好城乡融合空间。从构建城乡产业体系和促进城乡空间融合等方面探讨了促进县域产城融合的路径策略。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县、四川现代农业重点县——苍溪县做实证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规划路径选择。

**关键词:**现代农业示范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四川苍溪;农业现代化;县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 F32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8)13-0328-04

县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sup>[1]</sup>,县域经济具有区域性、多元性、综合性的内涵特征,是工业与农业、中小城镇与美丽乡村连接的重要节点,对于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具有重要作用<sup>[2]</sup>。

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在科学技术、管理模式、农业结构、基础设施、经营制度、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等方面的现代化<sup>[3]</sup>。其意义是在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上,因农业多样性功能,推进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延伸,有效促进三产融合,夯实县域产业基础,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区因其技术现代化、产业系统化、土地集约化、功能多元化的特征,是农业现代化的先导区域<sup>[4]</sup>,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板块,具有开发、示范、辐射、推广的作用,是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城乡空间嬗变、现代产业体系与中小城镇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动力。

## 1 现代农业示范区与产城融合发展

### 1.1 相关研究概述

近年来,围绕产城融合的研究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一是从宏观理论的角度探讨产城融合的内涵、实质及产城融合的特征辨识与动力机制<sup>[5-6]</sup>。普遍界定产城融合广义上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狭义上是产业区与城区的融合。一般认为产城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包括技术创新、产业关联、产业升级等,外力机制包括政策支持、规划引导、法律督导等。二是从微观实证的角度探讨产城融合的发展路径、模式与实施策略<sup>[7-9]</sup>。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对产城融合的界定宏观理论上忽视了经济服务化、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微观实证上漠视了农业园区、服务业集聚区、大学校区、科技孵

化基地等与城乡社区的融合发展。

### 1.2 内涵解析

产城融合是一个多维度融合的动态过程。其中,“产”即产业,应涵盖所有的产业,既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又包括文化产业和农业。特别须要注意的是,农业在产城融合中往往被遗漏。农业对城镇化发展具有劳动力贡献、产品贡献、市场贡献、外汇贡献、区位贡献等重要的作用。以生态、景观、休闲、会展、体验、教育等多元化功能为主的都市农业同样是未来产城融合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sup>[10]</sup>。“城”为承载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不仅仅指城,应该指城、乡,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最终达到各自相对独立却又和谐共生的辩证运动过程。

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县域经济社会要素高度集中的地区,须从微观上发挥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逐渐突破自身的边界束缚,以科技、信息要素为主导,推动农业产业化,以主导产业发展区域为产业集聚区,以周边农业种植基地为源头,围绕农产品育种、加工、销售、流通、售后服务等产业链环节,催生出商贸物流、农村金融、保险机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更多的产业为辅助,加以政策的科学支持和引导,形成市场潜力较大、发展后劲较强的大农业产业集群。进一步促进产业循环,农业与工业、农业与第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新型产业体系,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依此优化城乡社会组织与空间要素,促进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上的耦合共生,最终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空间等多方面的融合,即达到产就是城,城就是产的最高融合境界。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的县域产城融合示意如图1所示。

### 1.3 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的县域产城融合路径

1.3.1 以产业融合为突破口,构建新型城乡产业体系 产业融合是县域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信息化、科技化水平的发展,产业融合会使原来产业清晰的边界发生收缩或消失,使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因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作用,最终融为一体,逐渐形成新产业。随着农业现代化的

收稿日期:2017-11-02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编号:17SA0151)。

作者简介:蔡文春(1975—),女,甘肃武威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乡规划方面的研究。E-mail:spring936@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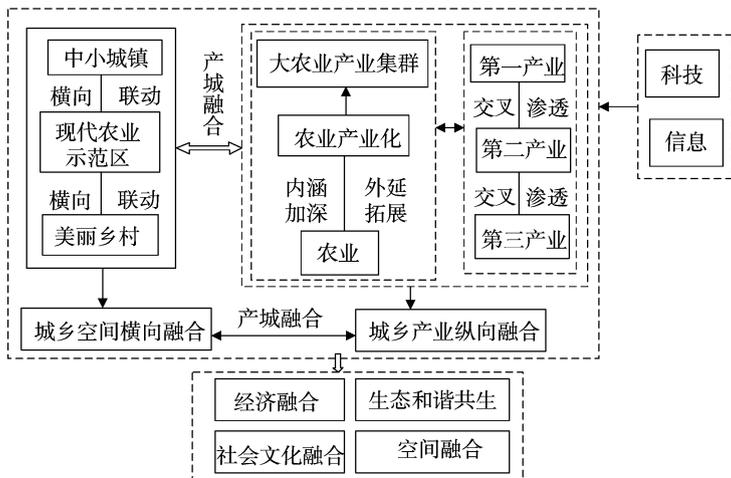


图1 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的县域产城融合示意

逐步推进,农业内涵不断加深,伴随着农业内部高度分工后的融合,农业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最终形成新型农业。如围绕现代农业的产业链条在产前、产中、产后逐步延伸、对接,逐渐形成高度完善、融合一体的有机产业体系,如自然农业、立体农业、有机农业等。农业外延不断延伸,农业与工业、农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功能互补、交叉融合,赋予农业新的附加功能和更强的竞争力,形成产业新体系。如农业与旅游业融合产生的观光农业、旅游农业、乡村旅游、森林旅游等形态,这种融合代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其实质是农业与旅游业的广泛融合发展;农业与文化产业融合而催生了文化农业、创意农业等。高新技术因其具有倍增性和渗透性等特点,使高新技术可以无摩擦地渗透融合到传统产业中,如生物化学技术与农业融合产生了生物质农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作为平台和支撑,诞生了电商农业等。

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空间平台和依托,在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其功能将不断拓展加深,引导基于资源禀赋的城乡产业在产业结构上不断升级优化、空间布局上更好地耦合共生,形成纵横交错却井然有序的产业体系(图2),促进县域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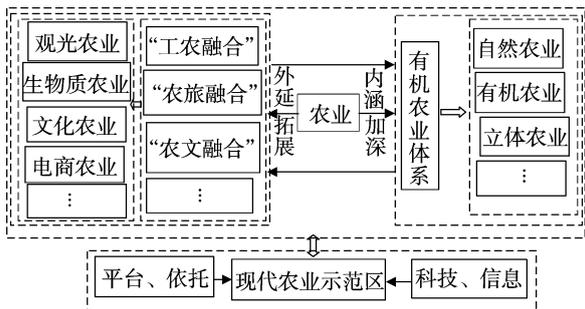


图2 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的产业融合体系

1.3.2 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促进城乡空间融合 城乡之间因产业之间的关联、互动形成空间发展的关联互动关系。最初中小城镇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级经济增长点,随着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建设,形成区域二级经济增长点,周边农村为广大腹地,形成“中心-外围”的区域发展格局。随着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的现代农业内部渗透融合,以及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外部交叉融合,加剧了现代农业示范区、中小城镇以及

乡村之间资源要素的流动,逐步消除了示范区、周边农村、中小城镇之间的差距。现代农业示范区通过引进先进的生物技术、集约化的生产养殖等经营方式,不断依靠科学技术和创新形成规模效益,进而辐射带动周边农村经济的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须要城镇非农部门为农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与服务,从而进一步促进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功能不断匹配、完善;现代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贸物流、农村金融保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更多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城镇化,使“中心”边界逐渐模糊,不断与“外围”同化、融合。

同时,通过科学高效地配置公共资源,改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农田水利设施,加强城乡之间的交通能力,促进区域之间高度协作、功能匹配、效率最优,形成中小城镇、现代农业示范区、美丽乡村共同发展、和谐共荣的良好生态空间。

## 2 实证研究

### 2.1 四川省苍溪县现代农业示范区发展现状

苍溪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秦巴山脉南麓,嘉陵江中游,广元市南端,古称“秦陇锁钥”“蜀北屏障”。东邻巴中恩阳,西接剑阁,南抵阆中,北连昭化、旺苍。县域面积为2330.19 km<sup>2</sup>,下辖24个镇、15个乡,户籍人口77.11万人。苍溪县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四川现代农业重点县,是全国雪梨、红心猕猴桃最大的绿色生产基地。

目前,苍溪县现代农业示范区主要采用打造特殊产业园、统筹城乡示范园、乡村旅游观光园的“三园”建设模式,从前期规划、基础设施配备等方面促进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发展,已初步形成18个万亩现代农业园区,其中9个省级示范园区,分别为白桥现代农业综合园区、三井现代农业综合园区、江南现代农业综合园区、天新现代农业综合园区、三九现代农业综合园区、柳池现代农业综合园区、玉红现代农业综合园区、青龙现代农业综合园区、三会现代农业综合园区等,9个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图3),65个千亩园区,268个百亩园区。农业园区所辖乡(镇)面积为1196.59 km<sup>2</sup>,占县域总面积的51.4%。

### 2.2 存在的问题

2.2.1 产业层次较低,农产品加工程度低 苍溪县特色农副产品多样,但农产品加工程度较低,农业产业结构层次低。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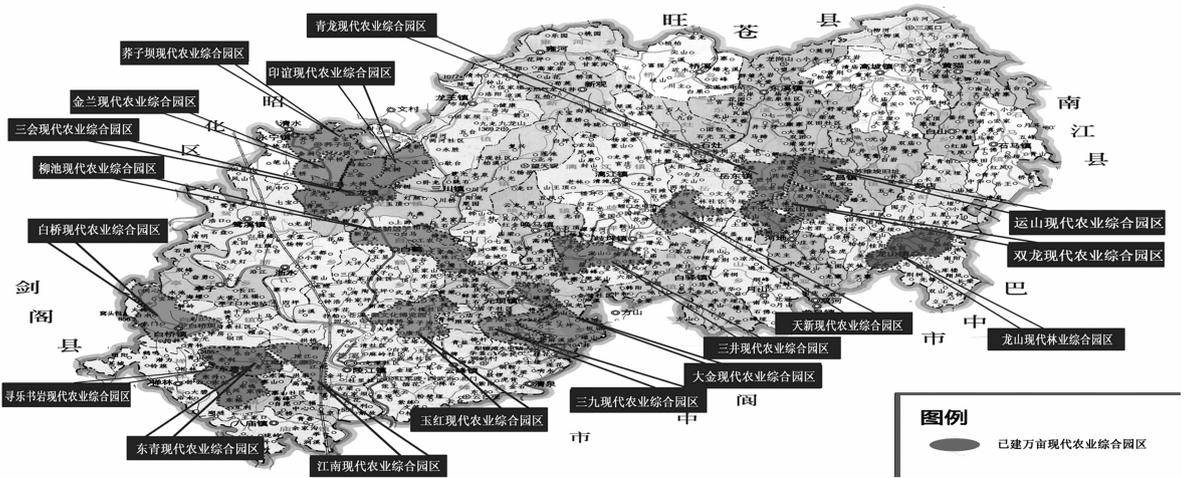


图3 苍溪县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布局

业主导着县域经济发展,但传统产业产品低端化,经济效益不高。资源性产业占比高,增长方式粗放。服务业支撑作用较弱,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但服务业的贡献率较低,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较弱。

2.2.2 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职能趋同,三产融合度低 由图4可知,2016年苍溪县城市化水平(33.5%)与广元市平均城市化水平(42.4%)差距较大,而且空间布局较散,呈现以县城为中心,以元坝、歧坪、白桥、五龙、东溪、龙山等镇为骨干,沿主要道路集聚的点轴状空间结构,县域城镇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由南向北梯次递减的特征,人口密度以平坝台地较高、深丘次之、低中山区最低。同时,由于工业层次较低,苍溪县城镇体系规模结构不完善,区域县城首位度高。现代农业体系有待完善,以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的三产融合水平不高,城镇职能趋同,现代农业示范区与中小城镇、周围乡村的关联程度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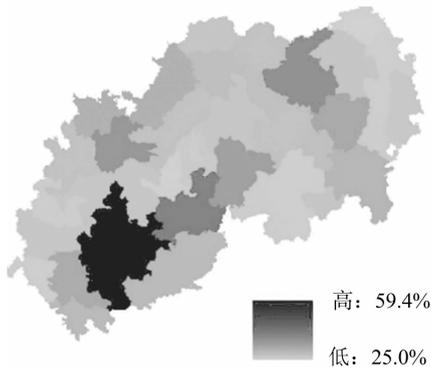


图4 2016年苍溪县城镇化水平

### 2.3 规划策略

2.3.1 三方联动构筑三产融合产业体系 (1)产业总体定位。立足苍溪县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依托苍溪雪梨、苍溪猕猴桃等品牌,继续加强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以生态为前提,以科技、信息为动力,以果蔬种植、果业深加工、观光旅游、新材料、新能源为基础,以苍溪雪梨、猕猴桃、蔬菜、水产、中药材、畜牧等为主的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为特色,以科技研发、现代物流、交易展示、地方文化传承和创新、金融服务、专业服

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组织体系,将现代农业示范区打造成引领县域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点,逐步将苍溪县现代农业示范区打造成“四示范”,即川北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区、引领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新能源与新材料农业高效利用示范区。

(2)城乡产业体系构建。根据农业产业门类可能性的前后纵向联系、旁侧横向联系的方式,苍溪县总体产业发展导向可形成现代农业、新型工业、现代服务业、战略型新兴产业四大产业板块,构筑以果蔬种植、观光旅游、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基础的重点产业融合集群,促进苍溪县产业的集群化、循环化、融合化发展。苍溪县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的现代城乡产业融合集群如图5所示。

(3)产业空间布局。根据县域产业发展重点,未来形成总体结构为“双核、一廊、两区”辐射式、网络化产业分布格局。“双核”分别是以县城、现代农业示范园联动融合引领的都市农业、现代物流和商贸、金融、生态旅游为重点的县城产业增长极核,以现代农业示范园引领的现代农业与工业深度融合形成的元坝、歧坪、中土为核心的产业增长极核,包括以机械制造、新型建材为主导的元坝工业园,以机械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为主的歧坪企业园等;“一廊”是绵万高速产业发展走廊;“两区”分别是省道 S411 为轴的北部生态产业区、以绵万高速为轴的南部产业聚集区(图6)。

2.3.2 功能融合优化城乡空间结构 (1)城乡空间结构。基于现代农业示范区、重点城镇与美丽乡村之间的功能耦合,城乡交通体系的完善优化,以城乡生态功能的区划调控,苍溪县未来将形成“两核、四轴、五单元”的网络状城镇空间结构。“两核”分别是苍溪县县城及元坝、歧坪、中土等镇组团形成的县域新核;“四轴”分别为嘉陵江城镇发展轴、省道 302 城镇聚集轴、东河城镇发展轴、川北旅游环线城镇发展轴;“五单元”分别是嘉陵江城乡发展单元、插江流域城乡发展单元、东河流域城乡发展单元、元坝-歧坪城乡发展单元、龙山城乡发展单元(图7)。(2)城镇体系结构。通过城乡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城镇功能不断优化,整合区域内城乡居民点,使要素逐步向现代农业示范区、中心城镇与村镇集聚,形成各具特色功能产城融合的“1+2+6+N”城镇体系:1个综合性区域中心城市——苍溪县县城;2个副中心城市,分别是以天然气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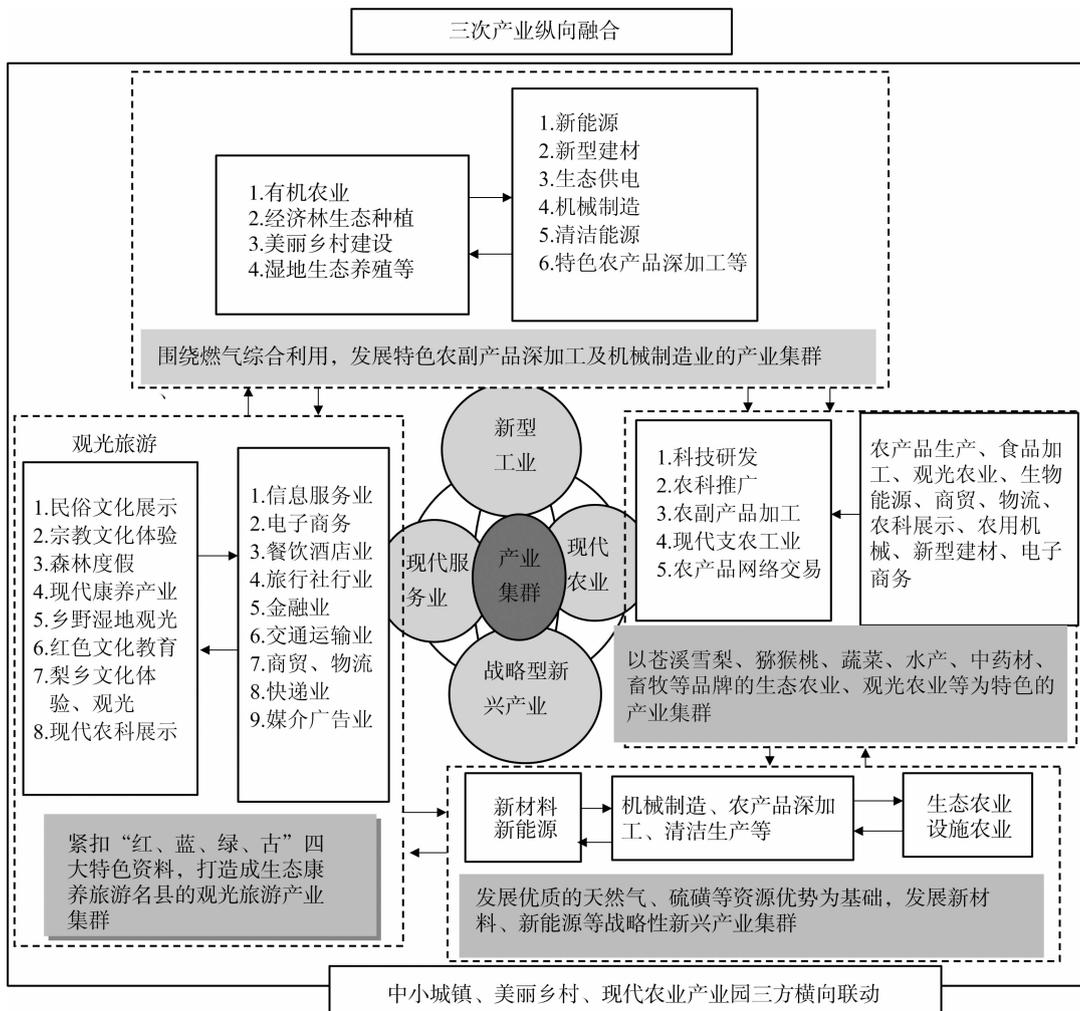


图5 苍溪县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的现代城乡产业融合集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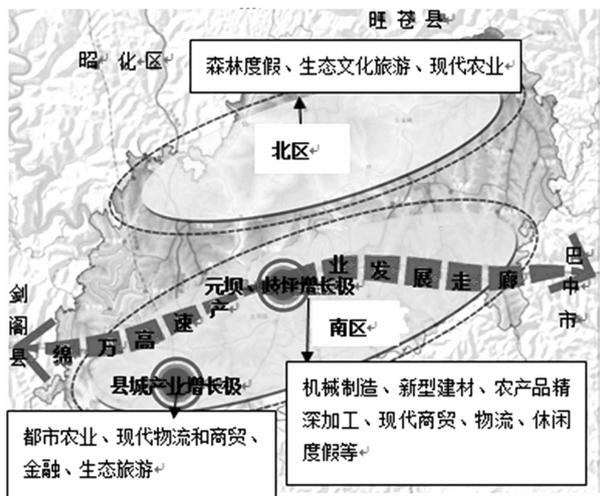


图6 苍溪县现代城乡产业布局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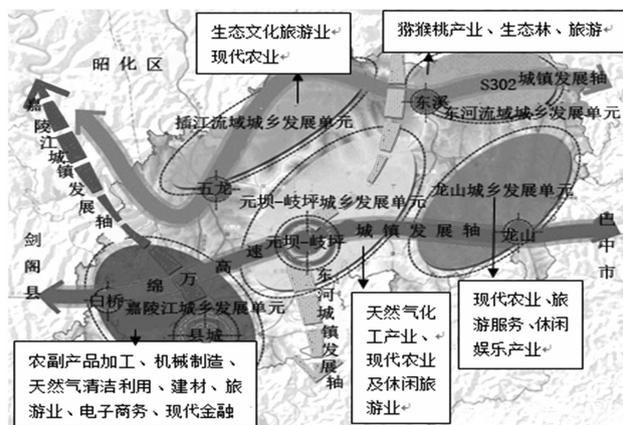


图7 苍溪县城乡总体空间结构规划

### 3 结语

产城融合须从宏观理论上重视经济服务化、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微观上重视农业园区、服务业集聚区、大学校区与城乡社区的融合发展。当前县域经济的发展逻辑

合利用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歧坪镇,以商贸服务和农副产品加工、轻工工业为主的元坝镇;6个特色乡镇,分别是农贸型的白桥镇、龙山镇、五龙镇,以及旅游型的东溪镇、文昌镇、云峰镇;N个一般乡镇。

响是负,可能的原因是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还处于较低额度的小额信贷层次,对于较高种植规模的农户而言,小额金融信贷无法满足农户规模经营的资金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信贷越少的农户其经营规模越大的假象。第四,金融信贷与农业保险的交互效应表明,当前的信贷水平对农业保险与农户粮食经营规模之间的正向作用起到了抑制作用,而政府补贴能够强化农业保险对农户经营规模之间的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归纳政策启示:第一,以新时代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契机,通过品质提升、品种结构改良和土地适度规模连片的产业结构改革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农户开展优质粮食的适度规模化生产。第二,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农户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风险管理核心地位,建立并完善适合农户粮食规模经营的农业保险体系,探索基于目标价格、农场收益、天气指数等创新型的农业保险产品,进一步满足规模经营农户的投保需求和保障水平,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第三,进一步加大农村金融改革力度,建立并完善农村信用体系、担保体系和风险补偿机制,进一步改善规模经营农户的融资环境,提高农村金融对规模经营农户的信贷水平。第四,调整和完善各项政府补贴,将生产性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向改善生产条件、提高产品品质和补偿生产风险的方向转变,以改善农户开展规模经营的生产环境和市场条件,提高并放大政府各项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进一步明确政府补贴资金的使用规范和细则,加强补贴使用的后续监督管理,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切实提升适度规模农户的经营管理水平。

#### 参考文献:

[1] Wolgin J M.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isk: a case study of smallholder agriculture in Kenya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上接第331页)

主线是在“四化”协调背景下,通过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修正传统发展模式导致的城镇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对立分离的“二元”状态,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空间等多方面的融合发展。

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县域经济社会要素高度集中的地区,须逐渐突破自身边界,引导基于资源禀赋的城乡产业在产业结构上不断升级优化、空间布局上更好地耦合共生,形成纵横交错却井然有序的新型产业体系,促进县域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苍溪县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四川现代农业重点县,是我国雪梨、红心猕猴桃最大的绿色生产基地。中小城镇—现代农业示范区—美丽乡村三方联动,构筑三产融合产业体系,优化空间布局,是促进城乡经济繁荣共进的必由之路。

#### 参考文献:

[1] 佟光霁,孙纲. 中国县域农业现代化的多维路径[J]. 学术交流,2016(7):110-115.

Economics,1975,57(4):622-630.

- [2] Hazell P B R. Application of risk preference estimates in firm - household and agricultural sector models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2,64(2):384-390.
- [3] Binswanger H P,Sillers D A. Risk aversion and credit constraints in farmers' decision making: a reinterpretation [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83,20(1):5-21.
- [4] Saha A. Expo - power utility: a flexible form for absolute and relative risk aversion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3,75(4):905-913.
- [5] Isik M, Khanna M. Stochastic technology, risk preferences, and adoption of site - specific technolog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3,85(2):305-317.
- [6] Lusk J L, Coble K H. Risk perceptions, risk preference, and acceptance of risky food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5,87(2):393-405.
- [7] Beaman L,Karlan D,Thuysbaert B, et al. Profitability of fertilizer: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female rice farmers in mali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3):381-386.
- [8] Karlan D,Robert O,Isaac Osei - Akoto, et al. Agricultural decisions after relaxing credit and risk constraint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4,129(2):597-652.
- [9] 金媛,林乐芬. 规模经营、农地抵押与产权变革催生:598个农户样本 [J]. 改革,2012(9):71-76.
- [10] 刘娟,张乐柱. 农户借贷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1):16-21.
- [11] 陈新建. 感知风险、风险规避与农户风险偏好异质性——基于对广东适度规模果农风险偏好的测度检验 [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9(3):85-91.
- [12] 黄季焜,王晓兵,智华勇,等. 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J]. 农业技术经济,2011(1):4-12.

[2] 张沛,段瀚,蔡春杰,等. 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及规划策略研究——以陕西蒲城工业集中区为例 [J]. 现代城市研究,2016(8):39-45.

[3] 翟璐. 县域经济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探析 [J]. 学术交流,2014(10):132-136.

[4] 段瀚,张沛,张艺琳. 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及规划策略研究——以陕西大荔为例 [J]. 华中建筑,2015(11):87-91.

[5] 杜宝东. 产城融合的多维解析 [J]. 规划师,2014,30(6):5-9.

[6] 李文彬,陈浩. 产城融合内涵解析与规划建议 [J]. 城市规划学刊,2012(7):99-103.

[7] 李文辉. 惠州市产城融合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J].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9(4):57-62.

[8] 刘畅,李新阳,杭小强. 城市新区产城融合发展模式与实施路径 [J]. 城市规划学刊,2012(7):104-109.

[9] 周莹. 产城融合视野下的厦门火炬高新区空间重构研究 [D]. 厦门:厦门大学,2015.

[10] 石忆邵. 产城融合研究:回顾与新探 [J]. 城市规划学刊,2016(5):73-78.